

布谷声声 守望故乡

蓝善文

和风拂面,树木拔节,柳絮随风飘动。蒙蒙细雨刚放晴,山路湿滑,氤氲之气弥漫在大地上。温暖的空气慈爱地抚摸着群山环抱的小村落。

我回到故乡,听到高亢的后龙山传来几声布谷鸟响亮清脆的叫声,穿越在悠长的时空里。这种昔日报农时的声音,已化成家乡对游子的轻声呼唤、父母对外出漂泊孩子的深切呼唤,拨动我对家乡绵绵的思绪。

行走在山间,望着家乡的田野,翠绿的桑园如一块块巨型碧玉镶嵌在村前的土地上,玉米苗早已长高,地里的青菜大部分都已经摘过,过了季节的菜全开花了,几只蜜蜂在精心采蜜,无暇顾及别人的目光。一些丢荒的地里绿草青青,地边一片野草莓已成熟,一颗颗红红的果实却无人采摘,摘几颗放入嘴里,立即甜到心里,这种味道很容易勾起童年的回忆。

一个女人在路边的地里补玉米苗,她的

玉米生得不怎么好,种子在她的围裙口袋里。只见她在缺苗的地方挖上一刮,摸几颗玉米丢下去,然后回土埋好。偌大的一片地里,只有她一个人在辛勤劳作,无人对话,天地间显得非常空旷安静,她的汗水将演绎出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的古老故事。也许整个早上,只有我和她打了一声招呼。看着女人默默地劳作,我仿佛看到当年母亲在这些地里做工的身影。

土狗们(婊姑)在忙着修隧道和城堡。看着那弯弯曲曲隆起来的碎泥土,就知道土狗在专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园,建设它们的幸福生活。土狗白日里忙碌,傍晚时空闲下来,它们才开始唱歌。有独唱,也有合唱,声音悠扬而响亮,音色优美,仿佛天生的歌唱家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看到田地里一排排弯曲隆起的松软泥土,就用手慢慢扒开,一直扒到深洞,然后捧水浇灌。“水漫金山”后,土狗憋不住爬了出来,我们便把它们捡到竹筒里去。

要想捡到更多的土狗,要等到大人们耙田时,跟在耙人后面,牛拉着耙来回走动,等土块耙平时,田里成为水汪汪的一片,土狗纷纷浮在水面上慌忙爬行,很容易就捡到了一一那是过去农忙时,全村人都在田里忙,有的耙田、有的扯秧、有的插田,人声鼎沸,田野呈现一派热闹的景象。然而,这一切早已成了遥远的记忆,变成了村里的传说。

村口的核桃树开花又花落,没有响声。其实核桃树下留存了许多我童年时的快乐,比如做游戏、捉迷藏、练习爬树等。曾经有一个跛脚师傅常常来村里理发,就在核桃树下摆摊,等着孩子们来享受他的理发技术。还有,我们用鸭毛在树下与那些货郎担换糖,补锅佬也常在树下吆喝干活,引来孩子们围观……如今,村里的青壮年人都去远方追逐“发财梦”,只有一些老人和孩子在核桃树下玩,守望乡村。

一阵轻雾突然降临,挡住我眺望远方

的视线,却又将我的思念发酵到浓郁。妈妈常常在这时候的给我们缝补衣服,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,”这是那个年代困难家庭的真实写照。妈妈用她灵巧的手,一针一线温暖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灵。暮年的她视力大不如前,可勤劳的品质使她一直不肯浪费每一寸光阴。她搬个凳子坐在屋檐下,地上放个针线筐,伴着屋檐滴雨的声音缝了一针又一针,针针是对儿女的牵挂和叮咛。有时也做鞋垫,她清楚地记得八个孩子每人脚板的尺码和规格,我们至今仍不知道她究竟穿多大的鞋码,而这一切随着妈妈的离去,让我们永远无法弥补了。

几只燕子在村子上空往返飞翔,它们衔泥精心修缮爱巢,为繁衍后代而忙碌。我很喜欢“子规声里雨如烟”这句诗,它描写的情景是永远留在心里的故乡的样子,是我挥不去的浓浓乡情亲情和不舍的依恋。



西窗记

罗美凤

我的房子朝西,静立于桂中大道旁。八年前那个夏天,当卖家按原价出售这套毛坯西晒房时,我就知道,我们找到了家。许多人都说这样的朝向不好,夏天像个蒸笼,傍晚的阳光又太刺眼。可我却格外钟爱这西向的窗子,尤其是在黄昏时分。

下午五点,阳光准时造访。它先是在白墙上投下窗棂的影子,那些菱形的光斑慢慢拉长,像一群跳舞的小人。我坐在地板上,脚底能感受到阳光留下的余温,像一块隐形的暖毯。看着阳光一寸寸爬过房间,它给书柜镀上金边,让茶几上的玻璃杯闪闪发亮,最后停留在那盆绿萝上,把每一片叶子都照得透明。偶尔,孩子会拿起玻璃杯,将西晒的光折射到天花板上,晃动的光斑像一尾游动的金鱼。

六点半,真正的盛夏便开始了。西边的天空开始燃烧,火红的光透过玻璃,把整个客厅都浸泡在温暖的橙色里。这时候打开风扇,热风也是金色的,带着阳光的味道。我常常赤脚站在地板上,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,一直延伸到厨房的门框上。对面楼房的玻璃窗也着了火似的,反射着耀眼的光芒。更远处,建筑工地的塔吊静止在霞光里,像一幅剪影画。楼下传来摊贩的各种叫卖声,偶尔飘来几缕葱姜蒜的辛香,又很快消散在热风中。电动车的警报器偶尔尖叫一声,又归于平静。

热吗?热。但我贪恋这份炽热。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晒谷场,也是这样的夕阳,也是这样的温度。而现在,这热浪是属于我的,这光影是属于我的,这西晒的小房子也是属于我的。再没有人能催我收拾行李,再不用在月底担心房租,再不必把书一本本塞进纸箱。

两千多个黄昏过去,绿萝的藤蔓早已沿着西晒的温度攀爬,把窗台织成了一片流动的绿浪。窗框的油漆上多了几道铅笔印痕,那是孩子每年生日时比量身高的印记,如今已歪歪斜斜堆成五线谱。那本被岁月晒黄的旧书,扉页间还夹着一片风干的绿萝叶,叶脉里或许还封存着某个黄昏的温度。那几枚辗转千里的玻璃杯,在右江河畔留下了一道伤痕,如今却在每个西晒的黄昏,将阳光分解成七色的光带。待夕照偏移,那道彩虹渐渐消散,化作无数金粉落在旧书扉页间。杯壁上的雾气,像那年清晨右江的朦胧。这些年来,多少物件在搬迁中遗失,唯有这道裂痕和那些泛黄的书页,固执地陪伴着每一次启程。

七点三刻,夕阳开始收敛锋芒。墙上的光影渐渐落幕,但余温还在。我打开冰箱取出冰镇的柠檬水,柠檬的清香混着西晒留下的木质暖香扑面而来。水珠顺着杯壁滑下,在地板上留下深色的圆点。窗外,第一批星星还没出现,但路灯已经亮起来了。灯光与夕照短暂交融的十分钟里,整个房间变成琥珀色的标本,封存着这个普通工作日的温柔。

这就是我的黄昏,我的西晒,我的家。走过许多地方,住过不同的房子,那些漂泊的记忆与此刻的西晒形成奇妙的映照。粤西出租屋墙角的霉斑在雨季蔓延,像盖在时光里的潮湿印章;右江河谷的风把晨雾揉成毛玻璃,模糊了所有离别的清晨。而现在这扇西晒的窗,正把在来客这七年光阴烤得发烫,每一寸烫热的地板,都在替我记住扎根的痕迹。

虽然它朝西,虽然它很热,但每一个灼热的傍晚,都在提醒我:你终于停下来了,就在这里。搬了那么多次家,从一个房子流浪到另一个房子,直到某天发现,当我对着西晒的窗说“不怕热”时,竟甘愿为这扇窗的所有缺点辩护,就像替老朋友圆场那样自然。在粤西地区的五年、右江河畔的六年,还有如今这西晒的七年,这些时光里的潮湿与斑驳,都成了岁月用伤痕刺绣的纹章。

就像此刻,最后那道夕照正巡游着。它吻过冰箱贴上孩子画的歪扭太阳,抚过书架上那排褪色的书脊。我突然明白,人这一生要寻找的其实不是房子,而是光线投射的角度,要刚好能让我们看清,那些曾被忽略的尘埃,原来都是金粉。

所谓家园,不是完美的居所,而是你与它的缺陷和解之后,依然愿意说“回家真好”的地方。

相思林

周桂源

从空中鸟瞰,整个武宣县城就像是桂中大地的这个充满活力的“少女”胸前的饰品——一枚青玉环形吊坠,而碧玉吊坠中的飘花,正是马鞍山公园。

武宣的马鞍山公园,是一个占地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小公园,但它的面积比武宣古城还要大。这里有两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石灰石山,千百年来,被大自然雕刻得非常奇特。北边的山较高大,叫马鞍山;南边的山较矮小,叫猫仔山。山的名字由来,据说是古人根据山貌形状而取的。

马鞍山与猫仔山中间的山坳处有一片10多亩的缓坡树林,树林中夹杂数棵笔直伟岸的柠檬桉树,其余的全是高大婆娑的相思树,也就是马鞍山公园内的相思林了。

相思林内,大树脚下,灌木花草丛丛,修篁片片,绿萼簇簇;石子小径纵横,几座古凉亭掩映在绿叶花枝中。透过相思树顶的缝隙,可以看到白云在蓝天上飘荡。树梢上,黄鹂刚飞走,翠鸟又落枝头,小鸟鸣声婉转,鸟雀跳跃欢悦,树叶轻轻摇曳,此时无风胜有风。林间的凉亭内,休闲的人们在吹拉弹唱,或下棋、玩扑克。这里没有冬天,一年四季如春,花香袭人,润爽怡人。

暮春初夏,正是相思树开花的时候,绿瘦黄肥,金黄色的花朵铺满山坳,宛如一片金黄色的海洋。相思树的花朵如金粟般一串串缀满枝头,细小的花瓣宛若少女羞涩的笑靥,又似点点迷人的眼眸,令人陶醉。此时,蜜蜂的“嗡嗡”声在林间萦绕,仿佛是在歌颂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愉悦的心情。

遥记得1966年的夏天,我刚考上武宣县初级中学,在告别母校武宣城厢小学的最后日子里,学校组织毕业班的同学到马鞍山上植树造林。我们从家里带来锄头、水桶,排着队,唱着“热爱集体、热爱劳动、热爱生活”的歌曲,从城厢小学出发,穿过古城的街巷,前往马鞍山。

终于到了我们植树的地方,就是马鞍山与猫仔山中间的荒坡上。那时两山间的荒坡荆棘丛生,杂草蓬蓬,乱石堆堆,老师带领大家拉一条长长的绳子,用石灰粉标记好株距与行距,再在纵横交叉点,用木方格画好一个个方形标记,树坑就要按这个四方框来挖,两尺宽、两尺深。学生们分成两两一组,每人挖一个树坑,大个子同学帮小个子同学、男同学帮女同学,挖得快的帮挖得慢的……锄头“对”石头,蹦出火星和响声,在马鞍山脚下奏响了充满活力的劳动乐章。

远去的场面,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永恒的记忆,也化成了马鞍山公园的相思林。



“金秀·幸福里”易地扶贫集中安置小区的美好时光

乔乔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回首间,我已在“金秀·幸福里”集中搬迁安置点度过了六个春秋,是一场见证奇迹发生、希望拔节生长的难忘旅程。

还记得小区二期建设时,机器的轰鸣声宛如奏响了希望的序曲。在漫天飞扬的尘土中,第二期的9、10、11栋崭新的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,它们是新生活的坚实堡垒,稳稳承载着搬迁群众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当263户856名搬迁群众陆续抵达看房时,大家眼中闪烁的新奇与期待,抽签领钥匙时、搬进新家时脸上洋溢的喜悦与激动,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,从未淡去。

初来乍到,大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挑战。陌生的环境,不同生活习惯的邻里、文化习俗的碰撞,让不少群众一时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。但好在,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,积极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,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。一场场文艺演出、一次次志愿服务活动,让大家从最初的陌生拘谨渐渐变得熟络热络起来。当地政

府更是全方位协调各类资源,一心一意为居民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,大到孩子的入学教育问题,小到日常的水电维修琐事,桩桩件件,每个细节都饱含着对新生活的精心守护,让我们切实感受到关怀与温暖。

为了让搬迁群众能够在“家门口”实现就业,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,相关部门精心谋划,成立了“幸福里劳务队”。初期,劳务队的条件十分简陋,只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,几把锄头、几把铲子,便是大家开启新生活的“有力武器”。队员们热情高涨,丝毫没有遇到困难吓倒,积极承接小区周边的小型工程,道路修整、绿化维护、林木管护,哪里有需求,他们就奔赴哪里。后来,依托桐木附近大规模的沙糖桔种植产业,劳务队又承接了采摘工作。每次出工,队员们都精神抖擞、干劲十足,尽管汗水很快湿透了衣衫,可他们脸上始终洋溢着对未来的坚定信心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城南社区正式设立,为群众争取到了更多宝贵的培训机会。搬迁群众抓住机遇,刻苦学习,技能得到不断

提升,从最初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,逐步成长为能够承担一些技术含量较高工作的专业人员,收入也随之稳步增长,家庭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。走在小区停车场里,常常能看到崭新的小汽车停放在内,那是生活越来越好的生动见证,也是群众奋斗成果的直观体现。

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。幼儿园和学校距离小区很近,孩子们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,每天早早起床,长途跋涉去上学。每天清晨,阳光洒在小区道路上,孩子们背着书包,一路上欢声笑语地走向学校,那一个个充满朝气的身影,构成了小区里最动人、最美好的风景。

如今,漫步在小区之中,处处充满蓬勃生机。休闲广场上,老人们悠闲地晒着太阳,脸上满是惬意;孩子们嬉笑玩耍,清脆的笑声在空中回荡;楼栋之间,邻里们热情地打着招呼,分享着家长里短、柴米油盐。曾经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助的居民们,如今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生活的方向,日子如芝麻开花般,越过越红火。

蝉鸣是突然炸开的,在午后三点的寂静里,像一颗玻璃弹珠,从晒透的铁皮屋顶滚落。从晒透的铁皮屋顶滚落。晾衣绳上的水滴,学会了用摩斯密码交谈。而穿堂风翻动日历的沙声,总是比褪色的承诺更轻。只有晒谷场上的竹耙,还在反复书写同一段旋律。麦粒与阴影碰撞时,大地听见自己骨骼的声响。

整个下午的震颤,在槐树最稠密的枝间,那薄翅的颤动,是夏天在教自己的铜钱。忽然停在——像被烫伤的指尖,猛地缩回黑暗。寂静突然变得很咸。而地上,躺着几枚空壳,阳光继续教着,那些无人认领的,金黄的零钱。

蝉音如诉 (外二首) 李坤

远方叠嶂昏黑的空隙,是寂静的绿意的渊薮。山峦褶皱处,静气吸纳了千百年的日月辉光,又收容流水、云影、草木,以及游人投去的目光。鸟唤一声,山鸣谷应,这乐音融入夏天,如同轻薄的熏风一样晶莹。当苍翠盈满山谷,溢出来的绿意和笑靥,潮起时忽而开始汹涌。你从山花烂漫的梦中惊醒,风会在你耳畔轻语——这仅仅是夏天的一隅,仅仅是大地充盈的热情中,极其微小的一部分。你定然也见过这样的夏天,田田的荷叶层叠着,把池塘掩映出,深深浓郁的绿意,莲花禁不住仲夏相邀,把红云粉雾般的笑颜,绽放出动人心的绚丽。若你要赞美——嘘!别惊扰她,在芬芳四溢的娇羞中,又苦心的莲子。

山野之夏 刘开栋

夏日炎炎,蝉鸣声声,这是属于夏天的季节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,感受着生命的活力。山野之夏,是大自然最美的画卷,是心灵最宁静的港湾。在这个季节里,人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,去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。山野之夏,是大自然最美的画卷,是心灵最宁静的港湾。

夏日炎炎,蝉鸣声声,这是属于夏天的季节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,感受着生命的活力。夏日炎炎,蝉鸣声声,这是属于夏天的季节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,感受着生命的活力。

夏日炎炎,蝉鸣声声,这是属于夏天的季节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,感受着生命的活力。夏日炎炎,蝉鸣声声,这是属于夏天的季节。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,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,感受着生命的活力。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